



白色的乌鸦

李洱 著

白色的乌鸦

李洱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色的乌鸦 / 李洱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33-0417-7

I. ①白…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7026号

白色的乌鸦

李洱 著

责任编辑: 徐蕙蕙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郑 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一版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417-7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自序】

如果让你列出你心目中的十部经典短篇小说，我想我们列出的篇目可能会有很多重合。但是如果让你列出选择这十部短篇小说的理由，那理由可就是五花八门了。我们还会奇怪地发现，那些被我们看成是经典的短篇小说，又往往是突破常规的，它好像不是那么标准，要么多了一些什么，要么少了一些什么。换句话说，它好像是短篇小说史上的一个例外。

举例来说，几乎没有人怀疑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是短篇小说杰作。但实际上，它并不符合短篇小说的基本要求，它更像是一部长篇小说的概要，它的容量其实比辛格的很多长篇小说都要大。也几乎没有人怀疑，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部经典，但是自古以来的文学教科书，可曾告诉过我们，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人变成甲壳虫？世人都说短篇小说最讲究章法，开门见山，尺水兴波，冰水理论，象外之象，等等，可是不管你拿什么标准去衡量巴别尔的《骑兵军》，你都会觉得有些不对头。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有两篇小说在形式上是一样的吗？

但有趣的是，面对那些数目浩繁的短篇小说，有经验的读者还是能够判断出，哪部小说写得好，哪部小说写得不好。即

便隐去作者的姓名，很多时候我们也能够判断出，哪部小说只有这个时代的作家才能够写出来，哪部小说任何时代的作家都可能写出来，哪部小说虽然只有这个时代的作家才能够写出来，但是，把它放到整个文学史上，我们仍然会觉得它是一部好小说。这种现象似乎又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对于短篇小说，其实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的。短篇小说的写作看上去好像没有定规，但其实还是有一个大致的规范的。

我想，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不管你的小说属于哪种风格、哪个流派、哪个主义，好的小说（不仅是短篇小说），它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基本状况。与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相比，因为短篇小说的篇幅较为短小，所以我倾向于把短篇小说看成是对人类的基本状况进行阐释的一个注脚。它既是正文的一部分，同时又独立于正文，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文本。它让你目光下垂，从正文的滚滚洪流中移开，进入短暂的沉思。当你目光上扬，你的目光就会越过正文和注释之间的那条虚线，好像进入一种隔岸观火的状态。你可以过去救火，也可以借此把火焰当成焰火。在看到这个注脚之前，你对人类的基本状况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但只有看了这个注脚之后，你才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你虽然知道傻瓜充斥于人间，但是如果你不读《傻瓜吉姆佩尔》，你就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傻瓜”，原来他竟然是混乱时代的天使。你虽然知道小孩子在进入成人世界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但是你只有读了乔伊斯的《阿拉比》之后，你才知道你自己当初的痛苦其实别人也有过，那其实是人类的痛苦。它在加深你的痛苦的回忆的同时，又缓解了你的痛苦，并提醒着你去体谅别人的痛苦。你只有看过了鲁迅的《在酒楼上》，才会去思考酒楼外面的那株腊梅与一个死去的女孩子手中的剪绒花可能会有什么关系，她比《阿拉比》中

的那个孩子更为不幸，更不幸的还有鲁迅小说中写到的与辛格的“傻瓜”相近的中国傻瓜。

这里的几篇小说，是我从二十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中选编出来的，它们就是我对生活和时代写下的注脚。现在请你目光下垂，请你目光上扬。

李洱

2011年8月23日

目 录

林妹妹	1
奥斯卡超级市场	25
狗熊	40
威胁	66
上啊，上啊，上花轿	82
儿女情长	99
遭遇	118
你在哪	135
白色的乌鸦	146
故乡	161
有影无踪	181
我们的眼睛	197
我们的耳朵	219
后记	239

林妹妹

三月底的这个周末，崔鹏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向别墅区走去。他没走大路，是从西山脚下的那条小路走过去的。春天的山坡枯木暗淡，野草泛青，别有滋味，但崔鹏却没有心思赏景，只是埋头走路。小路隐没在野草之中，酸枣树下，酸枣树刚刚吐出雀舌式的新芽，他揪了一片含在嘴里，但很快又吐掉了。他是背着手走的，大拇指上拴着一条牵引带，牵引带的那头系着一条狗。那是一条鸡娃娃狗，棕黑色的，模样就像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小恐龙。崔鹏是初中语文教师，最喜欢《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所以给狗起名林妹妹。听见林妹妹有些哼哼唧唧的，崔鹏笑了一下，转过身来。他猜对了，它果然是要解手。此刻，它的脸藏在酸枣树下，只把屁股对着他。

“林妹妹，害羞了？”崔鹏说。

“长成大姑娘了嘛。哦？原来是解大手的。”崔鹏又说。

等林妹妹解手完毕，崔鹏把它抱了起来。它像个婴儿似的，下巴很舒服地放在崔鹏的臂弯里，闭上了眼睛。崔鹏从西装口袋里掏纸，要给它擦擦屁股。掏了半天，掏出来的是一截粉笔。他扔掉粉笔，换个手抱林妹妹，然后又到裤兜里掏。这次，他终于掏出了一张纸，但上面写满了东西。他看了看，原来上面

写的是一道数学题。想起来了，那是他给儿子出的数学题：林妹妹一次产下五只小狗，其中两只公狗，三只母狗，公狗一只卖两千元，母狗一只卖三千元，请问一共卖了多少钱？儿子今年刚上一年级，已经算了三天了，仍然没能算出来。这会儿他就用那张纸给狗擦了擦屁股。

走到一片褐色的荆棘丛中，崔鹏就看到了东边的那片别墅区。那里原是村里的麦田，两年前才被房地产公司买走。别墅区的东边，是刚刚通车的五环路，站在山坡上就可以看见滚滚车流。崔鹏正要穿过那片荆棘，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影，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两个学生。他们正弯腰在荆棘丛中寻找什么东西。崔鹏赶紧蹲了下来。他可不想让学生知道，他之所以提前宣布放学，就是为了给林妹妹配种。

那两个学生此刻走到一个坟头跟前，又弯下了腰。他们手拉着手，显然是在互相壮胆。看到他们拎着的可口可乐塑料瓶子，他知道了，他们原来是在逮蝎子，那瓶子就是装蝎子用的。学校门口贴有广告的，野生的蝎子一斤三十块钱。

“两位，这里有两位，Very good！”其中一个男生说。

“你得给我一位。”另一个男生说。

“Why? Why? 是我翻出来的呀。”

“要不是我，你一个人敢来吗？敢吗？”

两个人吵了起来，并且推推搡搡的。放在平时，崔鹏肯定要指出他们的错误，让他们知道量词用错了，不能用“位”，要用“只”。可这会儿，崔鹏却盼望他们快点滚蛋。当崔鹏看到他们很快就和好如初，手拉手又朝另一个坟头走去的时候，崔鹏真的有点急了。小区的保安，一个学生的父亲告诉他，别墅区里的鸡娃娃狗只有一只是公的，它平时呆在市区，来别墅只是度周末罢了。崔鹏想，去晚了，那只公狗被别的母狗勾引跑了，

林妹妹今年可能就找不到女婿了。

但是，那两个学生，两个小混蛋，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意思。眼下，他们来到了一个新坟跟前，花圈上的塑料花还非常鲜艳。崔鹏突然想起来了，那是周二奎的坟。周二奎是他的小学同学，在西山上偷树的时候被树给砸死了。对周二奎的声音，崔鹏是再熟悉不过了。崔鹏想，何不模仿一下周二奎的声音，吓唬他们一下呢？

“我是周二奎。”他捏着鼻孔，突然说。

那两个小家伙果然被吓住了，刚弯了一半的腰，此刻都僵在那里。被吓住的还有林妹妹，因为从未听过这种声音，它被吓得直叫唤。崔鹏赶紧握住了林妹妹的嘴。一只喜鹊一竦翅膀，从槐树的枯枝上飞了起来。两个小家伙也看见那只喜鹊，可他们竟然连喜鹊都认不出来了。

“乌，乌，乌鸦。”一个男孩说。

“我是周二奎，是个偷树贼。”崔鹏趁热打铁，又来了一句。

“鬼？魔鬼？”他们的声音都变了。

他们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撒腿就跑。在春天的山冈上，他们就像跳动的蟋蟀。石块被他们踢动，顺坡滚出去很远，发出一连串的撞击声。崔鹏这时候倒有点担心了，担心他们吓傻了。要是有两个傻瓜拉后腿，班里的平均成绩可就要下去了，期末的奖金可就指望不上了。还好，他们并没有傻掉。他远远地看见，下了山坡以后，他们是在朝家的方向跑，并且牢牢抓住手中的塑料瓶子。等他们跑远了，崔鹏赶紧朝山下走去。山地上卵石丛生，有点硌脚。他的一只胳膊紧紧抱住林妹妹，另一只手随时拨开挡在前面的荆棘、树丛、野蒿的枯秆。他几乎是一路小跑，好像稍晚一步，林妹妹的幸福，他的幸福，就会离他远去。

接近别墅区的西门，崔鹏放慢了脚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把林妹妹放到地上，让它活动活动筋骨。西门外有个理发店，店前竖着一面镜子。崔鹏从那边走过的时候，顺便整理了一下西装和领带。他有些激动，手指头都有些发抖，好像不是来给狗配种的，而是来嫁闺女的。然后，他又把狗抱了起来，向门口走去。就在这时候，门卫伸出一条胳膊，拦住了他。门卫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目光落在他的领带上。

“请问，你住几号楼？”门卫说。

“那个，就是那个。”崔鹏指着里面一个院子。那个院子里栽着一棵桃树，闹哄哄的开了一树花。崔鹏没有看到学生的父亲，也就是那个保安。崔鹏有些生气，想，十分钟之内，如果保安还不出现，就罚他儿子擦三天黑板。

“请问你的车牌号。”门卫说。

“我是来找一个朋友的。”眼看蒙不下去了，崔鹏也就只好改口了。

“是找狗的吧？给狗打圈子的吧。”门卫说。

“打圈子？”崔鹏没有听懂。

“狗交配嘛。”门卫有些不耐烦了。

一辆轿车从里面开了出来，崔鹏认得那是林肯牌轿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姑娘，嘴里咬着一只发夹，正对着后视镜梳头。门卫升起门前的横杆，对着轿车行了个军礼。车开走以后，门卫对他说：“随随便便带一只狗，就想进去？你是不是把别墅区当成配种站了？就算是配种站，你进来也得交费啊。”崔鹏明白了，门卫这是索贿呢。崔鹏立即表示，今天急着出门，忘记带东西了，明天一定送条烟过来。他这么一说，门卫的神色就变得和缓了。门卫说：“狗打圈子，隔一天还得再打一次，双保险嘛。”崔鹏懂了，门卫是在提醒他，后天再来送烟。

就在这时候，崔鹏看到了那位保安。保安手中拎着一根警棍，一路小跑，从东边跑了过来。跑到门口，他大口喘着气，向崔鹏表示歉意。他说东门有两个地痞闹事，所以他耽误了一段时间。“这是崔老师。”保安对门卫说，“你们在聊什么？”门卫反应很快，抢在崔鹏面前说：“我们在聊这只狗。崔老师，这项圈可真漂亮。”

“名牌，金利来。不过是假货，反正它又看不出来。”崔鹏说。崔鹏友好地拍了一下门卫的肩膀。他不想和门卫搞僵。如果这次配不上，他还得再来呢。

保安问崔鹏，这狗是从哪里弄的，买的？还是别人送的？崔鹏本来不想说，因为说出来好像自己受贿了似的。它其实是一位学生的姐姐送的。那位学生是从外地转到北京，暂时无法进入市区的小学，就先送到了崔鹏的学校。学生的姐姐原来是个模特，现在改演电视剧了，也算是当今娱乐圈的红人。她把狗送过来的时候说，她已经有一条鸡娃娃狗了，名叫龙哥。至于为什么叫龙哥，她也有解释的，说这是因为它长得像小恐龙，祖籍是墨西哥。她还说了，这两条狗都是一位台商从台湾带回来的。

“哦？这可是海峡两岸友好交往的象征啊。”门卫说。

“也不过是条狗嘛。”崔鹏说。

“崔老师谦虚了，太谦虚了。”门卫说。

“是不是该进去了？”崔鹏问保安。

“别急，时间还早着呢。你来早了。”保安说。

当门卫问起这条狗值多少钱的时候，崔鹏说：“值不了几个钱，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吧。”崔鹏想，刚才不叫谦虚，现在才叫谦虚。他想起王珊临走的时候对他说，这狗很聪明的，会数数，会跳圈，还会仰泳，不值钱，也就是万把块钱。后来，他

上网查了一下，王珊的话还真是没有太多水分，过了满月的鸡娃娃狗，最便宜也能卖到两千元，要是能长到半岁，价格可以翻四番。

“它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保安问。

“林妹妹。”崔鹏说。

“林妹妹？太好了，金庸的小说里，有一个人就叫林妹妹。”

“那是蓉妹妹，黄蓉嘛。”保安说。

崔鹏顺便给门卫上了一课，告诉他林妹妹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嘛。门卫一拍脑袋，说：“没错，我在歌厅听过这首歌的。我以前给一个老板开车，老板一进歌厅就点这首歌，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歌厅的小姐，只要腿长，奶大，他都叫人家林妹妹。”这时候，一辆宝马车开到了门口，一只雪白的狗头从车的后窗里伸了出来，它几乎不像狗头，而像是微型的牛头。它冲着林妹妹叫道：“汪，汪，汪——”门卫升起横杆，又向那辆车行了个军礼。这辆车是从外面开进来的。崔鹏看到，保安也行了个军礼。

“那是牛头狗，也是很贵的，听说值一万块钱。”保安说。

“牛头狗？就是人头狗咱也相不中它。”崔鹏对林妹妹说。

又有一辆车开了过来，是个敞篷的吉普车，车中也卧着一条狗。它也不像狗，但它确实是狗。那是一条藏獒，也是雪白色的，模样有点像北极熊。它的目光显得深不可测，崔鹏和它的目光接触的一刹那，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奇怪的是，林妹妹倒毫不怯场，冲着它叫唤了一声，又叫唤了一声。林妹妹很兴奋，向那辆吉普车跑去。要不是崔鹏及时地把它拽了起来，它就钻到车轮下面了。

“它可当不成咱的宝哥哥。”崔鹏说。

“这条狗，能卖五十多万。”保安说。

“五十多万？天文数字嘛，不可能吧？”门卫说。

“你知道什么？赵本山想买，已经出到五十万了，人家还没有松口。上次云南地震，整个别墅区，别人捐的都是二百三百的，人家一下子捐了五千。”

“这人是做什么生意的？”崔鹏问。

“不知道。赚大钱的人都很神秘，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保安说。

别墅区不时传来狗叫，有的像牛叫，有的像狼嚎，还有的像猪哼。现在所有值钱的狗，叫声都不像狗，模样也不像狗，由此看来，别墅区里大都是名犬。偶尔听到两声真正的狗叫，也就是那种土狗的叫声，崔鹏便感到亲切无比。他小时候养过一条狗，当然是土狗，忠诚得很，好养得很，能啃上一块骨头就算过年了，吃上一泡屎就算改善生活了。哪像现在的狗，肉啊，鸡蛋啊，牛奶啊，一样都不能少。这还不算，你还得把肉给它剁成肉馅，把鸡蛋给它蒸熟了；牛奶呢，也得给它加热，否则它会拉肚子。此外，你还得用绳子拴着，因为一不留神它就开小差了。世道真是变了，连狗都不忠诚了。崔鹏朝东边望了一眼，因为那两声真正的狗叫，是从别墅区的东部传来的。

“这里面也有土狗？”崔鹏问。

“有一条，是一个老头子从老家带来的。老头子是个农民，在这里替儿子看房子。儿子是做生意的，三天两头往国外跑。”保安说。

“整个别墅区就那条狗没有名字。当着老头的面，我们都叫老乡。老头一离开，我们就叫它乡巴佬。”门卫说。

此刻，已经很多人从各自的别墅走出来，牵着狗在院内溜达。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说话，甚至都懒得点头。倒是那些狗彼此都很热情。它们虽然品种不同，叫声不同，但仍然热衷于交

流，交流的方式主要是闻对方的屁股，除了闻，还要舔。如果主人不把它们拉开，一只狗很快就会骑到另一只狗的身上。崔鹏发现，骑上去的肯定是公狗，但被骑的却不一定是母狗。

一个深目隆鼻的老外也出来了。崔鹏首先看见他身边的那条狗，然后才看见他挎着的那个女孩。那条狗大如牛犊，走起路来却很文雅，走的是猫步，有如老虎散步。它全身都是红的，只是顺着脊背长了一条黑线，一直延伸到尾巴。崔鹏不由自主退了一步。

“那是什么狗？”崔鹏问。

“苏联红，名叫保尔。胃口大得很，一顿要吃三斤牛肉。”门卫说。

崔鹏以为那个老外是俄罗斯人，但一开口，人家说的却是英语。崔鹏刚参加过职称外语考试，英语还是能听懂几句的。他听见老外对姑娘说：“I don't feel alone anymore（我再也不感到孤独了）。”不再孤独，究竟是因为苏联红，还是因为那个姑娘，老外没有明说。林妹妹又要朝苏联红冲过去，但被崔鹏拉住了。苏联红也看见了林妹妹，像猪那样哼了几声，听上去好像打呼噜似的。老外和姑娘在一个葡萄架前拐了个弯，向南边走去了。那条苏联红跟在他们身后，缓缓地扭过脑袋，向这边张望。

崔鹏也该抱着林妹妹到南边去了。在小区的南部，有一个人工湖，湖边是人和狗散步的地方，也是狗儿相亲的地方。崔鹏现在就是要把林妹妹带到那里。崔鹏再次提醒保安，时间不早了，该过去了。就在这时候，崔鹏又听见了土狗的叫声。崔鹏想，那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乡巴佬。崔鹏随即看见一条土狗从前面的葡萄架下跑了出来，它身后跟着一位高个子的保安，保安手中拎着警棍，一边走一边挥舞着，他显然是在追打那条

狗。那是一条黑白相间的花狗，夹着尾巴，边跑边回头。它的一条前腿已经瘸了，所以走起路来好像在不停地磕头。等它走近了，崔鹏看见它嘴里还叼着一只乌鸦。

“它就是你们说的乡巴佬？”崔鹏问。

“乡巴佬是一条黄狗。这是一条野狗。”门卫说。

什么野狗不野狗的。崔鹏很快就认出来了，它是周二奎的狗。二奎一死，二奎他哥大奎就想把这只狗给杀了吃，一铁锹抡过去，却没把它打死，只是打折了它的一条腿。前几天，它还在学校门口晃荡。学校的几位老师想把它弄死，吃一顿狗肉炖萝卜，锅都支好了，它却不见了。原来它跑到别墅区来了。这会儿，等它走到门口的时候，门卫“啪”的跺了一下脚，那只狗就吓得差点卧倒，乌鸦也从嘴里掉了下来。那是一只已经晒干的乌鸦。门卫一脚把乌鸦踢到了门外，落在马路的中央。那只狗夹着尾巴跑了出去。它还想再次把乌鸦叼走，但高个子保安只是挥舞了一下警棍，它就溜着别墅区的围墙根儿，一瘸一拐地走了。

向湖边走去的时候，崔鹏还在问那个保安，到底能不能确定那是一条公狗。保安让他放心，说自己看得很清楚，肚子下面有家伙的。保安说这话的时候，做了一个卧倒的姿势，还弯了弯头。他的意思是说，为了搞清楚它是公是母，他的目光放得够低了，比狗眼都低了。然后，保安就问崔鹏，儿子在课堂上还搞不搞小动作了。崔鹏让他放心，说自己看得很紧的。

“我吓唬他，再搞小动作就剁了他的手。看来他听进去了。”崔鹏说。

“也不给女生递纸条了？”保安问。

“早就不递了。你尽管放心，我肯定能把他送到重点高中。”崔鹏说。

“听说连续三年当选三好学生，录取时可以降分？”保安问。

“小家伙还有一定难度。不过事在人为嘛。”崔鹏说。

“林妹妹长得真漂亮。”保安摸了一下林妹妹的头，“漂亮得都不像狗了。”

湖边已经有五六条狗了，更多的狗正在向这边走来。湖边栽着银杏树、槐树、柳树、松树，还有一片片竹林。二八月，狗走窝，眼下是农历二月的中旬，所以空气中有一股子腥气，是狗发情的腥气。崔鹏最关心的，自然是那只鸡娃娃狗。他和保安在湖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那是一块完整的巨石，形状像乌龟。崔鹏环抱着林妹妹，用目光搜寻着那只鸡娃娃狗。他没能看到那只狗，在他眼前晃动的，是藏獒、香槟狗、京叭、雪纳瑞、苏联红、沙皮儿、波士顿。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也抱着一条狗，它是那么小，就像一只松鼠。小女孩的父亲蹲在旁边，膝盖上也卧着一条狗，是棕红色的，杏仁式的眼睛，老太太式的皮肤。这个主人真是细心，还给狗的趾甲涂上了蔻丹。崔鹏问小女孩，她的狗是什么狗，叫什么名字？

“博美狗，名叫芭比。”小女孩说。

哦，芭比，世界上最著名的洋娃娃的名字。保安也知道芭比，并且知道它是根据玛丽莲·梦露的形象设计的。保安的小女儿正上幼儿园，最喜欢的玩具就是芭比娃娃。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崔鹏问。

“芭比，我也叫芭比。”小女孩说。

两只京叭狗从崔鹏面前跑过，落叶被它们带起，飘到了崔鹏的脚上。林妹妹也想加入它们的行列，在崔鹏的怀里扭来扭去。崔鹏抚摸着它颈上的毛，试图让它安静下来，但它还是无法安静。崔鹏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粒巧克力豆，放到它的嘴边。